



中国制装饰品藏求救信 美国政府调查

美国俄勒冈州居民朱丽·凯斯在 Kmart 商店购买的万圣节装饰品中, 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共劳教所的求救信。目前, 美国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已经启动对这个案件的调查。

来自马三家劳教所的求救信

信中写道:“先生:如果你偶然间购买了产品, 请帮忙把信转交给世界人权组织。我们这里受到中共政权迫害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。”

这封信说, 这个装饰品是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制造的。信中的英文语句之间夹杂着中文词语。

“在这里工作的人们被迫每天要工作 15 个小时, 星期六、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不让休息。否则, 将遭到酷刑折磨、打骂和体罚虐待。几乎没有报酬。”

“在这里工作的人们, 平均受到一至三年的劳教, 但是没有法庭判决(非法劳教)。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法轮功学员, 他们完全是无辜的, 仅仅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信仰。他们常常遭受比其他人更多的酷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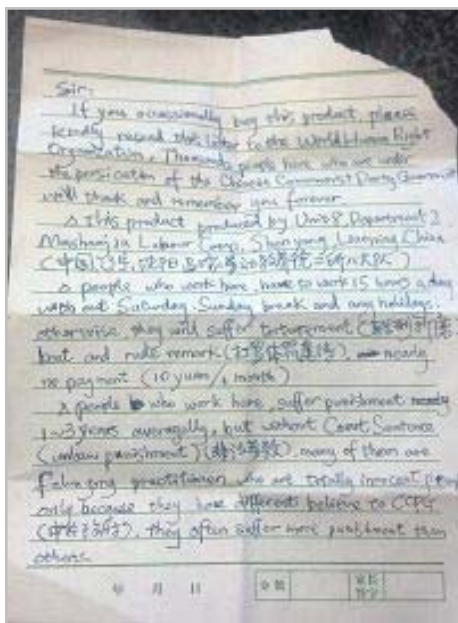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: 美国《俄勒冈人报》刊登的一封来自中共劳教所的信

凯斯震惊了。她能体会到写信人的绝望, 需要多大的勇气才敢这么做。因为一旦被发现, 后果不堪设想。

凯斯在脸书公布这封信

《俄勒冈人报》报导说, 不知道

该如何开始处理这封信, 凯斯转向脸书(海外社交网络服务网站)。

“我在万圣节装饰的盒子里发现了这个。”她把信的原件放上脸书, 而后在下面打字说。她想把信息传播出去。

国际人权组织听到求救

《俄勒冈人报》报导说, 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·理查逊说, “我们无法确认信的来源。但这封信描述的情形跟我们知道的中共劳教所的情形相一致。”

如果这些产品真的是在劳教所制造的, 来自 Kmart 的万圣节装饰品可能给美国连锁折扣商店带来打击。因为美国法律第 1307 条第 19 款禁止进口国外被关人员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。

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开始调查

《俄勒冈人报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通知了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(ICE), 该局下属的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已经启动对这个案件的调查。◇

我在云南女子劳教所里遭受的奴工迫害

看到明慧网登载的《一封求救信揭穿中共多少欺骗》后, 让我想起我在云南女子劳教所里遭受奴工迫害的那些日子。那是 2000 年 7 月, 在我去北京为法轮功申冤的路上被警察从乘坐的客车上绑架, 他们将我带回当地, 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40 多天, 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, 就非法劳教我两年半, 送到云南女子劳教所二大队。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中共统治下的劳教所, 那是一个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。

一、夹心饼干

刚到的头几天, 警察叫我背监规, 我说: “我做的比监规上写的好的多, 不需要背了。”没几天警察就叫我到饼干厂包装夹心饼干。说是“饼干厂”, 其实是一个简易的大棚, 周围是用砖垒起来的, 没有窗子, 白天都要点灯, 唯一的一个出口就是个简易木门。房顶是用铁皮盖起来的, 冬天冷夏天热。加工饼干和包装饼干都在这个大棚里。

加工饼干的机器一天响到晚。饼干的原材料是厂家提供的, 加工饼干的人员也是厂家派来的, 劳教人员只是负

责在每两块加工好的饼干中间涂

上一层粉红色的黏糊糊的有甜味的象浆糊的东西, 每天每人要包装这样的饼干 25 箱, 每箱 4 公斤。我去“饼干厂”的时候, 里面已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和 4、50 名其他劳教人员了。她们每天早上 7 点半进大棚, 晚上 11 点半才收工, 中午饭也在大棚里吃, 十几分钟的吃饭时间, 吃完就开始干。就是这样干也没有几人能完成任务的, 许多人的手指都磨出血来, 染在饼干上照样打包入箱, 每天都要从这个大棚出去两千多箱这样的夹心饼干投向市场。

到“饼干厂”的第一天我包了 12 箱。第二天, 我找到带班的警察, 告诉她从今天开始我不包饼干了。警察很纳闷, 问我为什么。我说: “这样的饼干你会买吗?”警察被我问住了, 没吱声。我说: “你看见了, 一袋袋面粉堆放在泥土地上, 做饼干的机器上糊满了灰尘, 搅拌那个夹心的东西的机器也是糊满了灰尘, 这样生产出来的饼干能符合卫生标准吗?(转下页)

(接上页)规定劳教人员每天每人只能上三次厕所,特殊情况要由带班警察批准才能去。你去看看那个厕所是什么样子?屎尿遍地,臭气熏天,插足的地方都没有,便后在自来水管上冲一下手,连块擦手的毛巾都没有,只能在自己系的围裙上抹两下子就去包饼干了,这样的饼干你会吃吗?我是炼法轮功修真善忍的,为的是做好人,我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,所以这活我不能干,我于心不忍。”所领导找到我说:“他们有卫生许可证。”我说:“我看到的是实际情况,不是眼见为实嘛?”过了几天就叫我到花圃地出工了。

二、花圃地

那天我被带到花圃地,当时那里有一名 60 多岁的法轮功学员,还有十几个其他劳教人员(多数是吸毒的)。花圃地负责管理一个塑料大棚和几亩农田。塑料大棚里面种有某研究所研制的土豆种苗,土豆成熟了他们会来收购的。这种土豆种苗不是种在泥土里,而是专门种在一种白色的象马牙石的土壤里,经常都要浇水,打农药。打农药的时候要把大棚的出口关上,人还要在里面,憋得出不来气,熏得直想吐。除了浇水打农药外,更多的时间是蹲在苗圃地里面做拔草、移苗的事。几亩农田里种的是人参果,肥料是从一、二里地外挑来的大粪、猪粪、鸡粪。一个星期还要从几百米外挑粪水来浇灌。

每天早上 7 点半出工中午 12 点收工,下午 1 点出工晚上天黑才收工,经常加班加点。用过的粪桶要用水冲洗许多遍,而我们穿的衣服却很少有时间洗一下。有时到饭堂吃饭,旁边的人都说太臭了。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,即使有一天休息都要搞大卫生,洗饭堂地板、楼道、打扫院子等。搞个人卫生,洗衣服只给很少的时间,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是用凉水。

三、大田组

进入冬天,花圃地就并到大田组出工。主要是挖地,每天都有任务,挖的深度要达到 20 公分,警察随时会叫人拿一个铁杆来量,不够深度还要返工。那个地非常硬,一锄头下去只能刨去一小层,特别是果园里的地就更硬了,锄头刨到地上都会冒火星。我的手上打了多少个血泡都记不清了,后来就成了厚厚的老茧,至今还留有痕迹。

到了第二年春天还要帮大田组种苞谷,有一个星期 6 早上,我喝了半碗稀饭,带班的警察叫我们挑水种苞谷。警察指着那块地说:“今天你们什么时候用水把这块地浇透了、苞谷种上了,什么时候收工。”我记得那天去了二十多人,只有我一个是炼法轮功的,带班的警察有两个。一个警察在水塘子那守着,一个警察跟着我们。水塘子离苞谷地足有一里地那么远,那时候我已经学会从水塘子里打水了,扁担在肩上不用放下来,左右手开弓很快就可以装满两桶水。我们从上午 7 点半开始到下午 4 点多钟(中途根本没有休息)终于按照警察的要求完成了任务。警察一看时间还早,又叫我们去另外的地方挑粪,她先前说的话好象早就忘了。我挑了两担大粪再也迈不出步了,一下子就瘫坐在田埂上,直到警察说收工。

劳教所的奴工是超负荷的,定的任务也是天文数字,完不成任务就要加期。警察开一个白条子就可以加你十天半个月的,甚至更长。◇

【明慧网】期盼中共邪党的改良,只是人们苟且偷活的愿望。

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新闻,从苏家屯集中营被曝光撕开冰山一角开始,由于此等恶行过于耸人听闻,很多人只是当作传闻来看待,甚至于根本就不相信中共会干出如此邪恶的事情。而到王立军叛逃美领馆,薄、谷案件浮出水面,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可以说是第一次广泛地在国际社会确证了。即便是恶魔的面具被揭下,政客、商贾们念念不忘的仍是与中共合作的利益,期望新班子能彻底改变,给老百姓带来所谓的幸福和小康,这是多么不智的想法啊!

中共歇斯底里的迫害恶行证实恶魔的真实存在。魔鬼在当下人眼中,也就是诸如《西游记》或者玄幻小说中的那样,是一种邪恶的生灵。魔鬼之所以是魔鬼,是因为它从骨子里到行为,是邪恶的。比如姐己蛊惑纣王敲骨验髓、炮烙大臣,它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证实它就是恶魔。

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,已经超越了从古至今所有人类所闻的恶行,也超越了所有小说和电视对魔鬼的描述的恐怖程度。中共的恶行无论从规模和数量上,超过了日本法西斯当年对中国民众犯下的罪行,也超过了纳粹对犹太民族所施的罪恶。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,既无战争背景,也无民族纠纷,更无政党相争,只是因为江泽民一个小丑的妒嫉。被迫害的对象不分阶层高低,男女老幼,民族背景,突然就开始了。在分布全国的集中营、监狱、劳教所、洗脑班中,每时每刻都有法轮功学员被残害、虐杀、活摘器官贩卖……试问,这种恶行难道是人干的事情吗?是魔鬼!中共就是一个残害华夏民族的恶魔。

一个能够活摘人类器官的邪恶政党,有何理由存留于世?进而言之,对中共的态度决定人的未来,对于每个人来说,只有退党才能自救;对于华夏民族而言,只有唾弃中共恶魔,华夏民族才能重生。一个人的力量虽有限,但可以选择退出它。华夏民族正在经历与魔鬼剥离的过程,现在已经有一亿多中国民众选择退出中共邪党,彻底放弃了改良中共的幻想。(文/燕云)◇

浊世的清流

在真理、强权和世俗的压力面前如何选择,是放弃原则、趋炎附势,还是坚持真理?中国的古老道德则早就给了我们答案。孟子说“威武不能屈”,就是在权势面前不屈服。舍生取义,为正义付出生命而不足惜。

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、反迫害,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和传统道德,也是在信仰基础上的一种境界升华,是他们实践“真、善、忍”的具体体现。

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,不仅仅是为了坚持信仰,更是为了让更多中国人能在强权压力下和物质欲望的迷茫中,找回做人应有的基本道德准则。◇

